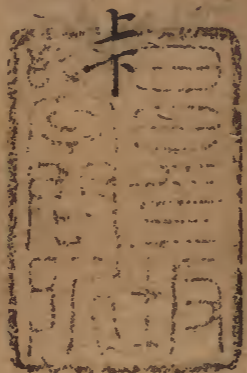


# 唐宋叢書

讀書雜鈔



內閣文庫	漢
三二文四號	書
五反冊	
三七函	
文架	

五<sup>6</sup>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 6 )
函號	371 3



鶴山張陽讀書雜鈔卷上

宋魏了翁著 陳繼儒校

從心所欲

左疏

曾昭公服慈母

曾子同

諸實字

器實

春人疏云云日盞又微子注器實曰川

土實

襄二十二

口實

易又同上祿也又廿五年含玉鄭云死者口實

鼎實

易

觴實

儀禮又鄉飲致實注又禪實

軍實

左氏又獸人注

庭實

俎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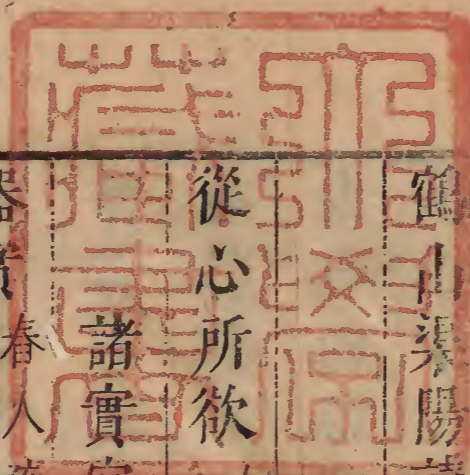
禮注

遵實

周禮

豆實

並腊人



白實 實玉妻妾 襄二十八

府實 襄三十一

周公稱天子稱王 明堂

接子 內則注讀為捷捷勝也

君命屈狄 女君也 玉藻

口率出泉 九賦注 大宰

籍沒家財 奪入 柄

師氏保氏 周公 召公

小宰注貸予 入成

受菁

奔者不禁權許

泉府國服 又旅 師注

司門舉

司關注檢猶商

太祝頒祭號 辨六號

假樂注 代王

中田有瓜注 信南山瓜入 稅貴異物

以其婦子注 甫田王后 世子親為

農人 設饋

我取其陳 上農夫令 陳民除貴

南有嘉魚君子 斥時在 位者

韓退之論文 答尉遲生書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

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

答李翊書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

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葉

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云氣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

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高下與聲之短長皆宜

嬌 相人 豬 馱 郡 歌虞殯 將軍 耐 襄二

二十 備物典策 定 無觀臺榭 填館宮室無災霜雹

創文 昭四藏冰 檀弓叔孫武母死由魯嫁之亂 治汚潔

擾 駟 格 至 糞 鬃 稍音轉

寅車 兵車司馬法 荀將 文十五竹篾一名編輿

荃葛 許叔重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經許氏說文曰蓋今南方甬布之屬皆為荃也葛葛布也

趙由為守則易尉為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

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 土制疏

鬪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 衡橫也 陳 去一 此亦有橫

陳字

儀禮筮于廟門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於廟神

陳禮書謂天子諸侯筮于廟未有攷

生生自庸自字要看

晉荀營曰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襄十

說文繫傳寢下

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从夢周禮曰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日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凡夢之屬皆从寤宣  
王考室之詩曰上莞下簟乃安斯寢其夢惟何六  
夢之解具於禮注前識之言寤多矣臣以爲人晝  
之所爲陽也性及魂精氣之所爲也夜寐所覺陰  
也情及魄氣之所爲也人之情常侵於性故禮曰  
生而有欲性之害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中庸以上能御其情欲以成  
其性愚者反是六情恒侵於五常魄氣奪其精粹  
故人晝能自攝於禮義者其夢想亦常不欺於貪  
惛然其夢中懈於平晝也禍福常起於忽微始於  
陰微至於陽顯故吉凶多先見於夢也王符曰夢  
寐微怪所以警人也晉文公夢楚子伏已而鑿其  
腦以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所以敗楚秦始皇  
嘗夢與海神戰不勝豈真海神海陰也人民之象  
也不勝者敗也不能自勉狼戾治兵 報禁神所  
以喪天下而無念之也可不懼哉忙姦反此當  
參以占夢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士疏曰商謂商量是刻

漏之名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據整數而言

俗恐德弗類

呂氏曰與天地合其德

云

方謂之

類

無耻過作非

呂氏曰人初有一過苟文過飾非則

其過愈多如諱過不改是增一過也如疑過於人亦

增一過也無耻過作非無使過心相接續也一耻則

過與非相接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呂氏

氏讀詩

記曰苑柳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式居屢驕也傳說

告高宗曰

云

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又

莫肯下遺式居屢驕之說曰幽王之不肯降心下與

九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又曰惟其驕

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

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

務時敏厥修乃來 呂氏曰人之為學自朝至夕出

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苟一時之不修則天命已不流行又曰看

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底意思

儀禮緇布冠缺頂鄭氏曰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

去慈反李微之謂先儒音字止為譬況至孫炎始為反

切李肩吾以為不然謂杜元凱曾有音二字僖七年

泥音甯成二年殷音煙王輔嗣於井卦音如舉上之

上遯卦音如臧否之否蓋是時方有音字至沈約分

四聲韻亦有反切

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李微之云齊武孟曾孟

氏衛孟摯

又詳見月令孟春疏

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

無患無人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昭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

不說音悅學黷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多有

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注國亂

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

昭九年曆崩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注氣和則志充此語與孟子不合

周禮達窮民鄭氏曰五門雉門爲中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闔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

詩幣帛筐篚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

昭五年楚薳啟彊曰寡有好貨賧有陪鬻入有郊勞

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

在客所無熟食爲殮陪加也加鬻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貨賄

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於不禁下云重天時

權許之也愚謂此文極分明謂使媒氏會合昏嫁

苟有奔者而不爲之禁止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

者則皆寘之罰非謂權許其奔也若讀如子若孫之

類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肩吾云父子不同席一句當連上文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肩吾欲只作祭祀

之祭通三句說然古注之意謂尊者之餘則祭盛之也卑者之餘則不祭亦自好乃祭先飯之祭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云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

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流曰兩猶耦也

余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如此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肩吾謂馬融傳於逋逃絕

句因檢古法則亦以主萃淵藪作四字解左氏昭七

年傳仍作萃淵藪

左襄十三年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

以事其上 云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

人伐其伎以憑君子 刑善二字最要看農力乃農

用八政之農厚也左注闕

昭穆 昭王 昭公 昭帝 韋元成傳顏注亦謂  
因晉改 中庸釋昭常遙反周禮亦有昭音世謂昭  
當如字以避晉諱改音常遙恐未必然說文乃許叔  
重作在晉前元作召據徐錯說文繫傳於召下注云  
廟召穆也父為召南面子為穆北面也从人召聲臣  
錯曰說者多言晉已前音韶自晉文帝名昭故改昭  
穆為召據說文則為韶又昭作召則非晉已後改明  
矣士遙反

左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辭  
杜注曰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  
既葬而除喪 公羊傳哀六年齊除景公之喪而休  
日期而小祥服期者除

左成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杜注朝  
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弑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每見杜預於喪禮多从薄如此類者不可勝數

左成十三年劉子曰 云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 杜氏曰養威儀以致福漢志顏師古曰之往  
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

之以取禍亂 嘗見呂氏左傳說謂福不言取而禍言取 養生中只有福何嘗有禍 養是則為福反是則取禍禍自外至也

各如此不詳言

今觀顏注亦此意也

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呂氏書說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子 敬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矣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待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 玉藻縞衣玄武子姓之冠也 注不解 孔疏曰姓生也 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

猶未全吉也 昭四年傳叔孫氏過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注問有子否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注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 愚按古者廟制

各有門堂戶寢不以尊卑混為一區而總祭之如東

漢以後之陋嫌於不誠也疏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

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

吾聞諸老聃曰

曾子問

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

孔子同時孔疏曰按下文助葬于巷黨老聃曰丘止

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按

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為周柱下

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

出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

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

云

吾聞諸老

聃云 後又有公館復及金華之事二章皆孔子聞

諸老聃曰 鄭注巷黨名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曾子問注內子大夫適妻也 疏曰

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又曰僖二十四

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叔隗

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

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

其妻亦總名內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 疏曰哉者疑而量度之辭

洪範六極云六曰弱注疋劣也 呂氏曰弱何以

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

所以不能為善多是不能立志為善主於剛柔惡之

原主於弱 古注以惡為醜陋弱為疋劣愚謂以上

文攸好德看則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弱之弱如三

達尊之言德三樂之言不愧作蓋有性焉而不專委

之命此有勉人為善之意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洪範注止言箕好風畢好雨

月令正義乃謂按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

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



風西方金氣為陰尅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謂孟春行秋令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為風風之被逆故為焱風寅往破申申為雨雨之被逆故為暴雨

以五行相克言

文公十六年公羊傳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木成則為郎臺既成則為泉臺何休曰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激浣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也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何休曰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

惡穀梁亦曰不如勿處而已矣愚按左氏襄十五年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注謂獻子友其兄且不隱其實亦同此意也

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曰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襄二十六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注曰不使知王政愚

按後世官制上知字此已有之

襄二十九年士文伯寡君使甸請命注甸本又作

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句字或作丐字  
 釋例亦然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  
 子同名作丐是也按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  
 字皆相配楚令尹陽句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  
 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句者是古人  
不嫌

名同又按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  
 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為從祖同時同名鄭  
 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  
 二子石然印瑕即公孫瑕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

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又哀四年蔡侯申同高祖名  
 隱元年共叔段注曰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  
 鄂謂之鄂侯

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東萊曰聖人之心常不  
 足常不已雖到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非謂止欠  
 一簣做了便了愈做愈有工夫聖人之心常有一簣  
 未盡大抵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周有天下積累艱難如此  
 武王懋勉又如此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故汝康叔



小子方得在此東土而為諸侯此一段精神全在肆  
汝云兩句 又如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  
丕承基緒

小子封桐瘝乃身云委疾痛在尔身

上以商民殃害汝不可錯認作富貴之具

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又曰此用志不分之意此心  
既不去逸豫上留意自然在民上做工夫

周禮草人輕爨用火 鄭氏曰輕爨輕脆者陸釋爨  
孚照反李音婦堯反賈疏爨脆聲相近愚按此乃爨

字今人作票陸李猶以照堯為聲賈遂誤作爨讀失  
之遠矣韓文公所謂凡為文須略識字此類是也此  
李肩吾點注疏對出此字

檀弓垂涕洟 易萃卦齋咨涕洟釋音上它禮反下

它計反說文同 易涕音體洟他麗反又夷 按今

本逐節去一音徑云涕它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  
鼻曰洟

左氏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  
實蕃有徒注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眾



此不知何書 愚按襄三十年傳鄭書有之注鄭國史書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云云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平公強使

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其母聞之曰是豺狼之聲也

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眎晉以伯石祁盈之黨而助

亂殺之則羊食我注父妾媵多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

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

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一國陳兩卿孔寧儀行父

子貉鄭霧公夷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共子申

生也按古人求婚必推氣質之所自子曰吾懲舅氏

母曰子霧之妻子貉之妹云云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大宗賂以

女樂魏子將受之注云訟者之大宗

魏戍謂魏子曰豈將軍食音嗣之而不足注云魏子中

軍帥故謂之將軍音將無愚按六經無將字惟詩序有

之後人語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云重為句

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犁為祝融勾龍為后土

按此五祀與二禮不同鄭康成於周官引用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

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以定四時以次

序授民時之事疏釋曰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

立春節啟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云皆節氣在

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

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

法中氣而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

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年正月立春節此即

朔氣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啟蟄中此中氣而此

即是中數曰歲

左莊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

致用水昏正而裁才代反日至而畢杜氏曰謂今九月

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已畢戒民以土

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

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

陽始動故土功息

桓五年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

烝過則書杜氏曰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

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一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

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

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

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按此兩龍晨昏

不同故詳記之

桓二年秋大雩書不時也杜氏曰十二公傳唯此年

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

指事故重言秋

旍動而鼓 杜氏曰旍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

執以為號令陸釋曰旍古外反又古活又作檜建大

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碓敵 若按陸氏說如今砲架

之類徐錯謂諸書為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

駁砲字有如此者亦有从石者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郅昂在廟

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按臧哀伯卽臧孫建卽僖伯

公子之子觀魚之諫與此篇皆有德之言也

莊公十一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

歆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

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注戲而相愧曰靳萬

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服氏曰耻而惡之曰靳按

寇萊公言行錄有一青幃二十餘年或以公孫弘事

靳之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襄十九年

杜氏曰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桓三年胡氏曰譏世官不以公

選也帝王不以私意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

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

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

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

云

春秋書武氏仍叔之

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

者

云

云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胡氏曰壤地褊小迫乎大國

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

之可乎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

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

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伯陽州賁之徒皆其自

取焉耳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

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臧武仲曰在上者灑濯其志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

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

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愚按臧

氏世有名言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

伯氏瓶瓶生文仲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或曰伯夷扣馬諫

武王義不食周粟有之乎程子曰扣馬則不可知非  
武王誠有之也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非餓而不  
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  
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甚好只說  
得介處須是聖人語云上蔡曰云蓋於攻人之  
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龜山曰公天下之善惡  
而不為私焉則好惡不在我何念舊惡之有若夷齊  
蓋亦所過者化也

侯師聖因論三月不違仁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  
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者亦如此

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禮運有以小為貴注易

曰尊酒云疏口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云體在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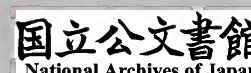
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  
用缶也

為王父尸 為君尸 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

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云天子以下宗

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

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



子行猶子列祭祖則用孫列皆取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回事尸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爲之故旣醉沈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旣然明諸侯亦尔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按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禘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祭天有尸恐是爲所配者爲尸

卒哭乃諱 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

讀書新鈔 卷一  
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正義曰按魯襄公二  
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三十九年衛侯惡乃即位  
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  
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昭七年有衛齊惡今衛  
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  
所名也重其所以來也是齊惡非石惡

二名不偏諱鄭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徵

在

云

正義曰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

若魏曼多也左氏說有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

即位之後改為熊居是為二名許叔重云謹案文武  
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  
也

士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辟僭倣也

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正義曰衛侯惡

云

又雜記云

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注子事父無貴賤 正義

曰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

云

謚者列平生德行而

為作美號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為造之如以謚



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為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乎

國君去其國

云

正義曰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

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太王居幽

云

是有去國許叔重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

云

大夫去國謂三

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

云

云

官學事師

注官仕也正義曰熊氏云官謂學仕官

之事學謂習學六藝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

之云官三年矣服虔云官學也是學職事為官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注始死未作主

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春秋傳曰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

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正義

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也者此

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

悝為祐主鄭駁異義曰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

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氏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故知與虞異也知縣

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旣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社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

以文三年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親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禮器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注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也相步扶工也疏皇氏云溫謂丞藉凡玉以物緼暴丞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丞籍今作溫當云溫潤相丞籍

內則寧執諫 疏謂純執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就然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皇氏曰鄭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誤也

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少儀 疏曰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士往卿大夫之家非分而願必有亂心訾思也重器寶珍之物客至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注名

謂韓盧宋鵠之屬 正義引桓譚新論犬道韓盧宋  
狙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韓盧宋鵠則狙  
鵠音同字異 愚按犬名未必一一是盧狙之類其  
守犬田犬之別乎

几穎 注穎警枕也 疏穎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  
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

按諸本穎从禾釋文京領反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注藏謂懷抱  
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閒暇無事於  
之游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  
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

春

文十一年

春容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

開其端意進而復問而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從  
或爲松 疏每一春而爲一容必待盡其聲

若夫坐如尸

云

鄭氏曰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

曰是謂我非夫疏曰左傳宣十二年先穀曰成師以  
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哀十一年魯武叔曰是謂我

不成丈夫也二傳之言鄭君足之 按鄭氏舉經多與本文有不合者應是記憶而用之若夫恐不當如此說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出其門 注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女子子 則禮 疏男子稱子女子則重言之案鄭注喪服云別於男子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飲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

冠括髮子游曰知禮鄭注武叔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曰知禮者啗之 不知禮者而謂之知禮當考

知禮者而謂之知禮當考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曾人則為之齊衰 愚謂婦人無再適雖見於禮者有繼父之文而子夏所謂我未之前聞曾人則為之齊衰是衛人未有此事而曾人有之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注笑其為樂速

疏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

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

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踰

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

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天時雨澤君子達壘壘焉注達猶皆也壘壘勉勉

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勸樂禮器疏天子勉勉

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

曾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云母為戎首不亦善乎

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哀公之曾孫言放逐之臣

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寇讐之說

蓋本諸此

衛獻公戒孫文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盱不召公

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故攻公公出奔齊襄十四年衛有太史曰柳莊卒公

請於尸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與縣云禮

註前以不釋皮冠而遭慢下之譴後以不釋祭服而

得厚賢之名然則蓋躁急人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已字本

同檀弓下

三老五更文王世子疏曰蔡邕以五更字為叟叟老

稱非鄭義鄭謂年老更事致仕者五人三老亦有更

名五更亦有老稱

世子之記曰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色憂不

滿容注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色憂恐不

能謂注又曰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

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世豈有聖人之法不

可常行而別有所謂尋常世子哉

是謂小康注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鄭不當

有此語禮運

男有分女有歸注分有職也女皆得良與之家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云以養生送死以事鬼

神上帝皆從其朔注謂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疏謂做法中古以來 愚謂此朔當通看聖人作則一段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初 注首陰嚮陽也

從初謂今行之然也此初亦當與朔字通看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政必本於天 云云 此聖

人所以藏身之固也鄭氏曰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

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固謂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

之為 疏曰若能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

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

為興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

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君者所明者也非明人者也 云云 故百姓則君以自

治也 鄭氏則當作明明猶尊也百姓所尊奉君使

之光顯尊明人君 愚謂明當作則

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仁者義之

本也順之體也 禮器 故事大積

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

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  
 也物曲有利也云云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  
 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  
 者器下同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  
 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慚而播也有推而進也  
 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注討猶  
 去也撫之言芟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天道至教聖

人至德 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注將以是觀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

也 疏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注勿勿猶

勉勉 右禮運禮器語不能悉記其大節目已編出

姑錄其散語于此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郊特牲

時觀而弗語去聲存其心也學記注使之憤憤悱悱然後

詩書雜錄 卷上 三十一  
啟發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汪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居其所為亦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 賀氏曰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造主其所造而受祭

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 樂記多先民格言今姑

摘一章以見漢晉以來諸儒全不解此義下文遂言

天尊地卑 云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下齊

云 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著太始而禮

居成物結之曰禮樂云此義極精

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伐衛將遂伐晉先驅 云 申驅 云

貳廣 云 啟肱大殿注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

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啟右翼曰肱大殿後軍

齊莊公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崔杼曰不可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云云遂伐晉取朝歌云云二十五年崔弑君注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杼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悅晉文子謂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愚按文子既知崔子有無君之心但退以告人然則雖其後潔身避亂棄十乘之馬以之他邦其亦不仁甚矣故夫子許其清而未許其仁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愚竊疑樂之行綴多者德盛行綴少者德薄治民勞言勞於治民也逸則尸位逸豫無康好逸豫之逸

鄭注尚書云禹朝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云云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此合內外傳語而足成之

雜記<sup>上</sup>朝夕哭不帷 鄭注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屨鬼神尚幽闇也陸釋字林屨戶臘反閉同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閉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屨是褻舉之名初哭則褻舉事畢則施下之 案義疏與注釋意異肩吾云與合同

雜記<sup>下</sup>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吊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異於人也 案此亦是真知實見

君子非有大事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案此段多有好語惟不齊則於物無防者欲無止此等語未論祭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注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表記下同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鄭謂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當以時人相比

方耳此義恐未盡或當爲人也之人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鄭曰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論語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但言罷頓之意不言止字若加一止字則與下文不應故仁者之過易辭也下文云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鄭曰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愚按此易辭者乃是

人皆見之之過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愚按此經不類聖人之言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鄭曰怙於無敬心也殷人

尊神

云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鄭曰以本

怙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鄭氏多用此怙

字其義爲習時世反又時設反

精知略而行之

緇衣

疏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略

而行之連上文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執守

簡要予謂略乃封略直要界分分明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呂氏曰  
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

崔杼側齊莊公于北郭襄二十五年注側瘞埋之不

殯於廟

周公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穆  
王曰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此二語可以自警皆  
言一日不可失之義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  
者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注克勝也 昭十年鄭子皮  
不能自克注勝音升

襄二十六年衛侯衍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  
於境也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  
者領之而已注領搖其頭衍驕心易生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 又大行人歲徧存 襄三十  
五年衛獻公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注在存問之 古  
人以問為存在

廩人匪頒賜稍食匪讀為分賜賜王所予給好用

之式稍食祿廩司稼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注調廩其艱阨按此稟字今人失其義漢文紀吏稟

春官宗伯佐王和邦國賈疏禮勝則離恐其不如此義未是蓋上下有別乃所以為和

宗廟之事繁多不能卒記姑為韻語識之

大禘於太廟五齊三酒備朝踐酌泛醴饋食盞與緹朝獻因踐尊再獻后因饋侯賓則酌沈尸酢因獻齊賓醕與加爵則皆用酒耳三酒大抵同如禘禘時祭惟有正祭齊等差乃有異酒各加玄酒齊

各有明水通鬱鬯數之尊凡十八器祭日之實明

王尸俱袞冕尸入樂降神衆尸以次灌再獻王迎

牲后從出而裸灌裸同三獻詔血毛坐尸行朝踐

王制祭升首后乃以腥薦后亞為四獻至五則堂

饌延主迎尸入昭穆東西面炳蕭大合樂薦孰以

竿奠后玉爵醴齊獻尸為六獻尸食王醕尸朝獻

變朝踐主嘏后醕尸此為第八遍諸侯為賓者獻

尸為九獻獻畢三加爵嗣子始舉奠九獻皆用爵

加則用角散禘祭皆如禘惟無降神

張衡傳注太一下行九宮法與戴九履一數合姑錄  
于此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  
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  
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  
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  
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  
自此而從於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  
自此而從乾宮又自此而從兌宮又自此從於艮宮  
又自此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  
宮而返紫宮從坎宮始終於離宮

讀書雜鈔卷上終



讀書雜鈔卷下

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前章不知其期卒章不日不月

朱氏曰不可計

以日月

云

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呂氏曰不敢

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饑渴之患足矣

詩以謹昏叟賈公彥於周官大司馬注作謹曉

左襄二十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注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楚子木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太宰退而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楚子反

欲背晉盟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成十五年此與崔杼羣

臣若急君於何有之語相似陳文子曰崔子將死乎

橐人弓弩云云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

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

及繕人 疏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 注饗酒餼

勞之上工作上等乘計也入功功成夏官

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衛公子免餘語甯子名喜襄二

十七下晏子辭邑亦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注軍禮曰無于車無自

後射比其類也 疏比之九五曰云云比字恐當作

此疏又從誤而為之釋云云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 疏甲乙

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此戌當作戌注寫既誤疏從

而為之詞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注云天子周公也

疏曰大誥云王若曰鄭以王為周公居攝命大事王



詩書雜鈔 卷下  
肅以爲稱成王命 愚按鄭氏謂周公爲天子爲王  
此義甚乖賈公彥於大行人疏遂謂周公攝位與新  
王同

鄭氏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  
愚按三禮疏多引此以爲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  
豈后夫人可得而與不知鄭氏何所本也 雜記曰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以此見諸侯夫  
人以下皆命於天子而孔穎達尙強爲之說以傳會  
鄭氏謂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

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如玉藻注未知其何  
據隋初有司奏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  
獨孤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

雜記上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  
服如士服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聞  
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麓衰 云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也曰惟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  
辭也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 注六軌之道後之用莊字

者恐是本此

子柳曰君子之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隣里鄉黨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亦此意 檀弓

檀弓篇首子游問立後 子思之子不喪出母 子

人笑朝祥暮歌 有若既祥絲履組纓 子路姊喪

伯魚母死菴猶哭 冉有攝束帛 云云 子夏哭子喪

明 曾點倚季武門歌 子張死曾子有母喪齊衰

往吊之注以其無服非之 曾子之喪浴於焚室

注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曾子吊於負夏 云云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注善子游言且服 曾子襲裘而吊子游禡裘而吊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云云 主人既小歛 云云 曾子

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且善 有子問於

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云云 至有子曰然 小歛之

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小歛之

奠在西方曾禮之未失也 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大

歛奠於堂乃有席未失末世失禮之為 曾子曰晏

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云云晏子焉知禮注

言其大儉偪下非之愚按檀弓莫知為何人鄭氏

意其為六國時人而愚謂必學於言游之弟子者蓋

二篇之中是言游而非曾子者極多至凡曾子言游

並稱則亦是言而譏曾曾子孔門高弟親授一貫之

傳曾論無譏辭而此篇多非咲之如易簣之事謂其

受季孫之賜而安於大夫之簣因童子之言而後速

已之雖取其遷善改過得正而斃而微寓譏詞也至

謂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此尤不然朋友不以善道相

告而指以示它人後世之面朋面友猶耻為之而謂

曾子為之乎喪欲速貧之語曾子與子游同聞之夫

子而子游獨能知之至吊於負夏與浴於爨室二事

皆寓其譏而鄭孔諸儒又謂負夏主人矜賔於婦人

而曾子善其榮已為之諱過浴爨室則因易簣之事

而矯以謙儉大抵皆淺之為說者吾故意其為得之

子游之傳也故二篇盛稱子游而惟汰哉叔氏專以

禮許人一語微譏之子張之子申祥聚言游女言思

子游之子

成公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嫁其外妹於施

孝叔 按此謂同母異父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授兵于太宮穎

考叔挾輶以走 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

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隱六 陳五父如鄭

泣盟軟如忘注志不在於歃血 七 鄭莊公克段于鄆

二云 隱十一年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云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鄭忽辭齊昏 云 詩

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敗戎師齊侯再

請固辭 桓十 狡童詩序謂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

命祭仲以大叔居京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

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

不立突將死祭仲以厲公歸立之昭公忽出奔 魯

昭公年三十喪齊歸無感容 此據曾子問注所云左

童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喪之有司 云 遂練冠以喪之 曾子問 叔仲皮學子

柳其妻為仲皮喪 仲皮子柳父婦為舅服 衣衰而繆

經因叔仲衍請使其妻總衰而環經注時好輕細檀弓

下子柳之母死不肯粥庶弟之母以為葬具陳乾

昔楚靈王弑其兄之子麋而伐之令尹子革誦

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右諸人言行偶因讀書見如此類乃是

一人之身而善惡不侔如出兩人者蓋有始善而不

克終者亦有始惡而能自克以復于善者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云王

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氏千夫

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呂氏曰武王

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記其實蓋

八百諸侯雖同伐紂而牧野之陳受約束而與紂戰

者西土之人獨當其危又曰武王臨陣時不止誓

西土之衆當時來趨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人此序事之法舉遠知近云予謂此

序首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至言至商郊牧野

乃誓而誓詞之首曰逖矣西土之人竊疑此誓止曰

西土之人陳于商郊者八百諸侯不在此誓蓋庸蜀



諸人介于西南接畛岐周者諒亦在三百兩三千之數也

召敵讎不怠微子力行無度泰誓中祇保越怨不易

酒誥言敬保其怨而不易也武王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

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為惡同此功夫看紂所謂

不怠力行祇保可見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賂與之邑子大叔曰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獨賂之子產曰無欲

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

人乎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產與子

大叔所見大小於是可知

檀弓下喪有死之道焉注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

狀鳥獸之死人賤之聖人之所難言也注聖人不明

說為人甚惡之此注直不可曉此死字當作死其

親之死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死

之為無知也曾子曰古之人謂為而死其親乎亦謂

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言喪者有死之道而聖

人於無知有知之間難於為言也故下章謂喪之朝



也順死者之孝心也

云

又一章云其曰明器神明

之也此義甚明於鳥獸之死何與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尔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

桀又曰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

紂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周公慨歎桀以尔多方

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

克承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深哀之

也

云

殷先哲王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

乃以尔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是亦可憫

僖二十八年晉子犯曰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

老 此飽字即可對孟子餒字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子犯曰吉

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注晉侯上向故得

天楚子上向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鬼事宜

故權言以答夢按此則天且剗字亦此天字

白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云

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此等皆格言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

云 衛告于陳陳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

越國而謀 文元年 杜注云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主

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 愚按此事傳意取之

杜元凱以成敗論人陳衛之君未為不是也 此段失併記鄭

忽事又 見後 管仲曰會而列姦 謂鄭世子 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

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古人畏史若此

然管仲猶以利害言又以見諸侯之史遺逸者多矣

左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侵官也按公穀皆以

為襄公將以狐射姑為將 左作賈季 趙盾佐之處父

不可公漏言於射姑遂為所殺其稱國以殺者罪公

之漏言也而左氏獨謂侵官夫立人之朝凡人才用

舍莫非所當言矧處父實為太傅邪使天下後世以

侵官籍口而緘嘿苟容必此言也

文十五年齊人來薨公孫敖之喪許翰以謂文伯惠

叔二子之哀誠無已故魯人從其請 必取之 國史記

其事仲尼因而不改 卒葬與喪歸 者以敖著教也胡

皆書于策

仁仲亦曰有子考無咎左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杜  
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  
書于經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  
崇仁孝之教 厲公之子周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  
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 惠伯不

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曾許之冬

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惡太子視其母第二子  
元妃出姜所生也齊侯

桓公之子 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廢惡者惡以世

也惠公 適嗣立不受齊恩宣公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

新立欲親曾為援故許之 此真威公之子也惟利

是嗜

齊懿公侵魯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也則無

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

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君子之不虐幼

賤畏乎天也 云云 以禮為天至此時猶然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柁許叔重東海時所見論語

本如此



鄭子公將弑幽公謀于子家子家辭曰畜老猶懼殺之而況君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韓厥厥辭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子辭雖正而以畜比君亦太不倫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云子反欲取

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壘鄭靈公夏姬殺死無後殺御

叔陳大夫亦早死殺靈侯陳公戮夏南子微舒楚殺之出孔儀孔寧儀行

喪陳國楚滅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

乎云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斃于邲不獲其尸其

其子黑嬰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云王遣

姬歸鄭巫臣聘諸鄭成二年巫臣止莊王曰貪色為淫

淫為大罰止子反曰云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言人之生也難而死為易何為取此以速其死其言

可謂深切矣而已實取之人至于物欲所移明知其

死而不暇卹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云

云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注云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既曰勿

籍而傳者猶得之簡冊併與王之私語而書之世之  
為善為惡未有能揜者也

慶封奔吳富于其舊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襄二十八秦

君無道后子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昭元楚靈王示諸侯汰宋向戌曰不十年

侈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昭

四楚靈王誘蔡侯而殺之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

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昭十一子產曰天將

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天將多陽虎之罪而斃之

定六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夏陽不懼而又有功是

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右此皆謂天假不善而傾覆

之

經中所稱兵字皆是戰器之名如司兵所謂戈及戟  
矛之等惟昭十四年傳云楚子簡上國之兵簡東國  
之兵此二字杜氏不釋而孔疏謂兵者戰器之名戰  
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為兵愚按下文云息民五  
年而後用師則軍當稱師上文所謂簡兵安知非修

車馬備器械之類耶疑戰國秦漢後始稱人爲兵  
書其克詰尔戎兵孔注治戎服兵器孔疏乃云戎亦  
兵也孔蓋不曉經中兵義

猛獲奔衛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  
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

莊十三

鼓人欲以城叛臚晉穆子曰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獨何好焉

云

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昭十五

其克紹乃辟于先王

以登乃辟

昭乃辟之有义

永弼乃后于彛憲

用會紹乃辟

書中戒羣臣此

類甚多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而人主之身即天下

之身故人主不自以為已事而多言乃辟乃后

角弓詩疏孟子曰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

之無它戚之也其親親之也孔氏引孟子與今本不

同者尚多

禮運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禮記不弗尚

多釋音云不亦作弗何休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

穿封戍與圍爭皇頡

襄二十六

其後圍封戍為陳

公

昭八

觀從教子干殺棄疾其後棄疾召從為士尹

昭十三

杜注明在君為君之義

子矜疏公孫弘奏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

學為校也愚按注與疏當引用孟子處如小弁及

天生烝民周餘黎民之等多不引用不知何說當於

角弓引其兄鬪弓

云

數語亦與今文不同

僖二十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

出曰原將降矣公曰得原失信何以莩之所亡滋多

退一舍而原降又二十八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

是乎伐原以示信昭十五年晉荀吳圍鼓鼓人或

請以城叛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

荀吳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云三月鼓

人或請降荀吳曰云云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

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愚謂此等便是霸者氣

象意原之必降而因以示信鼓之必獲而因以示義

昭十九年左傳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室於怒市於色 左氏倒文皆此類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曰輕重倒置如此豈聖人之言乎 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掃灑應對進退容貌詞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當自由禮三千而入曲禮卽威儀也

昭二十二年劉子蟄卒無子單子立劉蚩按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則劉獻公未嘗無子古人無適子者便謂之無子

隱五年觀魚傳吾將略地焉 注略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疏若國竟之地不應譏公遠遊且云遠地明是它境釋例辭欲略地則非曾竟土地名蒙在曾部內云本宋地蓋宋曾之界上愚按經傳中略字皆是封界之義所謂簡略方略取略經略大略之類只是一義言略地者封界也而傳注



中多有誤體此字者

左隱元年春王周正月

注

言以別夏殷

九年

月大雨震電注今正月

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

侯鮑卒注甲戌前十二月二十一日巳丑此年正月

六日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疏沈氏以今周之

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 八年冬十月雨雪

注今八月也書失時 又正月巳卯烝杜云此夏之

仲月非爲過時衛冀隆難云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

月則是過時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注今五月周

之秋平地出水漂殺孰麥乃五稼之苗 二十九年

冬城諸及防書不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

云

僖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正義曰周之夏卽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

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成實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

小雨終是不堪生殖杜云從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注書時失

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不能殺草所以

爲災正義杜以長曆校之此爲十一月

云

定元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殺梁傳曰未可殺而殺成元年二月無冰注今之十二月書冬溫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胡氏曰弗者遷辭惡失信也愚謂春秋惟此弗字

僖十年荀息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注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等

召旻訛訛表記穿窬疏皆引說文爲證今說文本內皆無之乃知孔穎達所見許氏說文與今本又不同

月三日則成魄霸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

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

也凡言旣生魄皆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鄉飲酒

義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

尚書者之言耳疏知其繆而曲徇之故旣言月明盡

而生魄又言月二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邪愚

按說文於霸字下釋云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

小月三日從月羣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此言之霸魄

之義容有不同此魄字疑當作霸書亦然李肩吾云

三日則云魄如朱文公所謂魄則當作霸字

晉饑秦輸之粟 莊十三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 故秦伯

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 二云 戰于韓原

晉戎馬還澠而止公號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

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晉語曰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號

射請勿與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

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柰何慶鄭曰非鄭

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 舅射 晉侯逆

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我怠秦

奮倍猶未也公曰 二云 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

得囚 得囚為幸言必敗 秦改館晉侯蛾析 晉大夫 謂

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

非人臣也 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 臣而不臣行焉

失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愚按晉惠

公復諫違卜自取敗亡固無所逃其罪而慶鄭棄君

於險韓簡以得囚不與敗為幸此意欠厚

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



王使隰朋平戎于晉注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  
戎與周晉不和 按和戎自此始見于傳齊始伯不  
能禦戎以強王室而出此下策

靖字義 書自靖注各自謀行其志 又自作弗靖

注靖謀也是自爲非謀所致馬云安也又嘉靖殷邦

注善謀殷國 詩俾予靖之注治也箋謀也 又靖

共爾位注靖謀也表記注治也敬治汝位之職事左

氏襄七年注安也思不出其位 又曰靖四方注謀

也箋治也言日施政於天下 又肆其靖之注和也

終能和安之 僖二十六年傳薦賈謂子文曰子之

傳政於子玉也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 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

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昭元年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 又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注安靖賢能則衆附從 又請免叔孫以靖能

者 襄九年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二十二年聞君

將靖東夏 文十年以靖國人重言五 昭二十年靖

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二十六年王子朝曰成王靖

四方又曰天不靖周 十三年諸侯靖兵 注息也

十六年吾子靖亂 切韵立也思也理也審也 玉

篇疾郢切謀也方言思也東齊海岱間思曰靖 按

經傳中靖字凡二十餘所皆訓謀訓治訓思訓和而

訓安字者絕少惟昭二十五年一靖字與動對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久矣 倍二十三 叔向曰我先君

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 昭十三年 絳縣老人使之

季 按古者論齒皆稱年如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為齒無疑 于是昭公十九年矣亦齒也

交 元年内史叔服能相人 按相人字始此

鄭忽不昏于齊君子曰善自為謀 注言獨潔其身謀

不及國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

而謀 注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 云愚按傳

于鄭忽衛孔達其詞無貶也而杜元凱以利害言之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注衝車也褐馬衣按此

古者馬有衣

成之昭兆 注寶龜疏灼之出兆兆文分明 定六

吳敗楚舟師 云 子期又以陵師 陸軍 敗令尹子西

喜曰乃今可為矣 知懼而後可治 于是乎遷郢于都

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楚賴子西以安 乃今可為之語甚妙

莊元年天王追命曾桓 昭七年追命衛襄 注如今

之哀冊 定九年齊侯得敝無存之尸三隧之與之

犀軒與直蓋 注 隧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犀軒

卿車直蓋高蓋疏無存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

次卿服犀軒是卿車明矣三隧終以卿服 襄十四

年四月鄆公孫薑卒赴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

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葬禮 張安世傳宣帝封賀冢

注 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按此乃贈官之始

哀元帝傳闔閭在軍孰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

卒乘與焉 注 必須軍士皆分孰食不敢先食分猶徧

也所嘗甘珍非常食 按此已有後世吮疽絕甘分

少氣象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吊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 云

鄭注寢門內門也徹帷屨之事畢則下之 李肩吾

云帷屨孔疏屨訓褻舉當是之下絕句 按說文屨

閉也從戶劫者聲則宜事字下絕句蓋屨合通賈疏

謂褰帷而上非謂全撤去亦未安

疾豎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疔首  
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王氏曰列子曰指樞無疔癢疔痛也素問曰冬傷于  
寒春必病瘟夏傷于暑秋必痲癘病瘟則所謂疔首  
之疾痲癘則所謂瘧寒之疾益方冬之時陽為主于  
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  
寒動而搏陽爲疔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爲主于內  
暑雖人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

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矣痒疥疾則夏陽溢于膚革  
清搏而淫之故也嗽上氣疾則冬陽逆于藏府清搏  
而逆之故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  
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  
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占夢掌其歲時天地之會辨陰陽  
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掌其歲時則掌占

夢之歲時而已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正夢鄭氏謂平安自夢

設焚置銘

小祝

杜子春云焚謂重也疏云以士喪禮

取銘置于重與此設焚訖置銘于焚上事相當故以焚為重後鄭不從云焚所以惑蚍蜉也鄭以意解義劣于杜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耻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耻言不可汗辱 愚按東漢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

勉思鄙言

宣十二年知莊子反其子芾每射抽矢敢納諸廚武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

注

抽擢也敢好器房箭舍蒲楊柳可為箭正

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此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

雲土夢作又疏此澤亦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按此亦見唐文之陋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麤玉磬 疏傳文玉在麤



言書彙編 卷下 二十四  
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

成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

晉侯執曹伯不及民也注惡不及民曹負芻殺太子

而自立亂之大者也謂惡不及民可乎此左氏不知

本之論

成十六年是大泝曹也 哀十一年吳其泝矣 昭

二十九年若泝棄之物乃坻伏並注泝滅也意此字

當作泝以避唐諱改

襄十四年會于向二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

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按此如孟子所謂朝

廷

昔周公師保萬民二云武王數紂之罪放黜師保注

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師曠曰有君而為之貳使師

保之勿使過度注貳卿佐襄十四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師保萬民 按此公卿乃民所

效法而賴以安焉故謂之師保

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鄭子辰子西殺

子孔而分其室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

取其室 此等事自襄以後方盛

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農子罕

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 云 子罕聞之親執

扑以行築者 云 或問其 云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

祝禍之本也 注 傳善子罕分謗分謗蓋始於此事惟

其是既謗胡可分

魯襄公名午春秋書陳侯午卒莊公名同書同盟于

幽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胡氏曰後世

不明此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違禮以

為孝諱者獻侯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

不行矣

趙文子曰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注 自恐

未能信也斯之未能信亦此意

昭八年歲在鶉火陳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注 由用也按此由字當如顛木之有田藥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殺烝武子私問其故

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云

宣十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昭十 籍談為介景王享之

六年

求焚器籍談辭以玉靈不及云王曰叔氏而忘諸

乎叔父唐叔云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類此定

王按此二王多識前言往行賢於晉大夫遠矣

鄭駟偃卒子弱父兄立子瑕三子游叔父駟乞子產以為弗

順注捨子立叔不順禮也叔當云叔父昭十九年

先軫死於敵以其子且居代將中軍 鄭亂子產之

父子國為鄭盜所殺襄十年子產為卿非也十九年方為卿周

亂劉文公蚩之父獻公卒蚩為卿昭二十三年按此

事甚多不見居喪僅見晏子

昭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注簡子夢適與日食

會謂咎在已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自

食之咎而不釋其夢愚按杜注與占夢視禘之異

君奭注尊之曰君

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方問反既曰

先君之祧則祧不必始祖廟況受聘享在廟未必遷

主所藏之祧若更以參左傳先君之祧則決然非鄭

氏超然上去之義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昭十四年收介特注單身民也疏一介行李介麋則

介亦特之義也二十八年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注一个單使 二傳介个異

宣十七年齊頃公帷婦人使觀曾晉衛曹使者云

范武子召文子曰云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注

豸解也 襄十六年末宣子曰句在此敢使曾無鳩

乎 因看左傳錄出如齊有豸曾無鳩亦好對

孟子子思弟子孟子從昆弟與孟子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著書論詩其讀於穆不已為不似毛詩引

以為說而不從其讀 大毛公學於荀卿李斯學於

荀卿河南守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受學焉 如

上數事有同師而異學者

匡衡傳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我與廷二字與毛本異

師古曰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

神上下臨其朝廷蓋衡下文亦云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

董仲舒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

左讀曰左助也

故災異數見

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事可必

楚子西不聽葉公之言以納白勝勝作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吳王夫差不聽伍員之言以受勾踐之豢勾踐滅吳

公伯察其如命何朱子論語或問曰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運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以天理釋侯氏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此

章言命有二

孔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

人耳孫觀作趙善發字序

衛蒯躄逃入已氏曰活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女璧

其焉往桓元奔漢中以玉尊遺馮遷曰汝何敢殺天

子遷曰我殺賊耳二人者但知璧玉之活已愚亦甚

矣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曰云云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親臨幸處以立宗廟蓋建威銷

萌一民之至權也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云云

此詔與渙萃同意

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敗楚人于城濮遂盟于踐土蓋

晉於是乎霸也按左氏是年五月丁未晉侯獻楚俘

于王駟介百乘徒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策命晉

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彤弓矢旅弓矢秬鬯虎賁

晉侯辭從命此所謂晉侯即晉文公重耳也所謂王

即周襄王鄭也考於書有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

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其命曰王若曰父義和不

顯文武克謹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  
 厥命于文王此所謂晉文侯即晉侯仇也所謂王即  
 平王宜臼也平之與襄相去六世仇之與重耳相去  
 十侯司馬遷作晉世家敘晉文公踐土之會獻楚俘  
 于周乃曰周作晉文侯命其辭自王若曰已下皆書  
 文侯之命之語是非迂偶誤以晉文公為晉文侯邪  
 而前世傳注諸儒無有非之者其說如何左氏之用

禮也杜預注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字晉侯雖

謂用其享禮可也而史遷直以平王文侯之命為





